



取经

□ 徐小飞

在区法院，提起执行三庭的成绩，大家都佩服不已。这些年，执行三庭在党建、队建、业务、宣传等方面硕果累累，先后荣获党建先进庭室、集体三等功等荣誉数十胜数。执行三庭的郑庭长本人也多次获评模范法官、办案标兵、调宣优秀个人等光荣称号。区法院内部有比学赶超的优良传统，许多庭室都以执行三庭为参照，一些年轻的干警更是以郑庭长为学习榜样。

区法院里为了推介执行三庭的先进事迹，在年底表彰大会上请郑庭长作介绍经验。郑庭长准备得很充分，事先把相关管理经验和个人办案经验都写在纸上，但在表彰大会上郑庭长只是泛泛而谈、点到为止，大家听得并不过瘾，也不解渴，一些干警觉得郑庭长讲的并不出彩，与其他庭室并无太大的差别。

会后，张斌等几位年轻干警相约一起来到郑庭长的办公室，他们想当面向他取经。弄清楚张斌等人的来意后，郑庭长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该说的我已经在大会上说了呀，现在没有什么可讲的了，你们请回吧。”张斌等人死缠烂打，说：“郑哥，您在会上讲的我们都仔细听了，讲的确不错，但这些内容别人讲过了。可能由于时间关系，有的内容您讲的并不透彻，我们今天来就是想听您‘独家秘方’的。”

“‘独家秘方’可没有，也实在愧不敢担。”郑庭长连忙从座椅上站起来，谦虚地说：“你们也知道，我是部队转业来的法院，属于半道出家，之前学的专业也不是法学，你们学历比我高，知识比我丰富，理论水平比我深厚，我应当向你们多多请教才是。”

张斌看郑庭长还是不肯说，有点急了，“郑庭长，您这可是太谦虚了。今天来要是听不到真话，取不到经，我们可就不走了”，说着，张斌坐在郑庭长对面的椅子上，边上的几位年轻干警也在边上起哄要郑庭长快讲。

郑庭长平时虽不善交际，但乐于和年轻干警打交道，空闲时和张斌他们说说笑笑，所以和他们很熟络，张斌他们也一直当他是老大哥。看到他们这副有恃无恐的态势，郑庭长也只能无奈地笑了，说：“我这点经验实在不足为外人道，而且也难登大雅之堂，所以我就没在大会上讲。如果你们真想听，我今天就给你们讲一讲，讲得不对，请你们批评指正。”张斌他们一听，立刻坐直身体、竖起耳朵，有的干警还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。

郑庭长说：“你们可能也知道，在咱们法院内部庭室里的中层干部中，我可能并不是最会管理的，我平时也很少直接给手下干警发号施令，很多时候上面有什么任务下来了，我能做的就自己做了，执行三庭的干警看见了，也都很自觉和我一道完成任务，基本上不用我太操心。”

“这也正是我们所疑惑的，现在法院各项任务很多很重，有的庭室领导说破嘴皮，布置各项任务，甚至设定各项考核指标，但手底下的干警参与的积极性不高，有的甚至就是在疲于应付，成绩当然就不理想。而执行三庭的各项任务完成得很好，取得了优异成绩，郑庭长您能给我们详细讲讲其中的缘由吗？”张斌虚心请教道。

郑庭长喝了一口茶，清了清嗓子，说道：“你们有所不知，我老家是南方的，不怕你们笑话，我小时候家里穷，为了给我交学费，家里养了很多鹅，我每天早上上学前都要把几十只鹅赶到山上放养，放学后再把它们赶回家，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是养鹅的出身。”说完，郑庭长自己都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“养鹅和您现在从事的工作有什么关系？”张斌他们听了郑庭长的话，心里的疑惑更重了。

看出了他们的疑惑，郑庭长接着正色讲道：“那时候我就发现赶鹅是有技巧的，鹅群里那只头鹅可不简单，它的作用至关重要，它走好道，后面的鹅就跟着走好道，它走偏了，后面的鹅也跟着走偏了。我现在是庭长，就类似于那只头鹅，我只有以身作则，敢于担当，带头办理各种疑难复杂案件和其他各项任务，这样其他的干警也会自觉地跟着我干，各项任务自然就能完成得很好。”

听完了郑庭长的经验介绍，张斌他们的脑海里不约而同地蹦出一句话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虽令不行。郑庭长的经验虽然通俗浅显，但同样诠释了这个道理，给张斌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张斌等人向郑庭长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（作者单位：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）

□ 胡旬

江南的故事，有一篇独属于台门，台门的记忆，有一段偏偏被雨季打湿，浸润。

台门的雨季，不在夏天，不在秋天，最有韵味，最让人难忘的是冬末春初时节，风是微凉中忍不住偷露一丝暖意，雨是漫天的无边的冰冷的却似乎又有一种魔力，所到之处仿佛在召唤沉睡的一切。

台门中几乎没有光裸的土地，放眼望去都是大块的布满了小小的坑洼的青石板，天井都是石板，夹墙间的过道是石板，屋檐下还是石板，迈过木门槛进了屋，依旧青石板铺地。江南多雨潮湿，又多蛇虫鼠蚁，江南人开山采石，用无数的青石板造屋建桥，筑塘铺路，无数的青石板也同江南一道走过了数不清的雨季，与多少的风雨或痴缠或搏击，留下绵长的细碎的暮暮朝朝。

台门都是老房子，不少建于明清，一些修于民国，为了防潮通风和防范蛇虫鼠蚁，台门里的窗户都建得又高又小、有的是雕花的石板窗，有的是木栅栏窗，还有的是单扇或双扇的木板窗，少数的室内采光来自堂前的大门口或屋顶上的玻璃天窗。早年间的人家还会点洋油灯，等有了电灯，一盏忽明忽暗的暖黄色灯泡，又陪伴江南的人家度过了曲曲折折的人生岁月。

而雨季，冬末春初，淅淅沥沥，缠绵不休的雨季，与台门有着一一种莫名的契合，本就昏暗的光线，借着雨色的朦胧，反倒像是给天井、过道、老屋都晕染上了一层怀旧的诗意同眷恋，成排的屋檐黑瓦再一次在雨中吟唱，只有这

春

□ 郑永涛

东风悄悄潜行  
四处散布温暖的讯息  
雷声唤醒万物  
到处都是破土和拔节的声音  
雨滴在夜里落入人间  
滋养了大地百谷和人心  
走进一片片绿丛之中  
一不小心就中了鲜花的十面埋伏  
在这无比清新的人间  
在这无比蓬勃的时节  
有许多花朵在等待开放  
有许多生命在等待生长  
有许多故事在等待发生

（作者单位：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消防救援大队）

盘

□ 杨金坤

祖母有一对山核桃，闲暇时，她总爱拿在手中反复揉、搓、压、捏、滚，原本干干巴巴、麻麻赖赖的山核桃变得珠圆玉润，老红色的外壳上满是温润包浆。我不解，问祖母：您怎么这么爱玩山核桃？祖母告诉我：这不是玩，这是盘，望着满脸沧桑一身静气的祖母，我渐渐体悟了这个“盘”字。

盘不是简单意义上的玩，盘里蕴含了许多哲理。

盘需要时间，不急不躁，只有经过岁月的慢慢

诱惑



河北省魏县人民检察院 任寒霜 摄

磨砺，才能让那粗糙暗淡的器物变得逐渐润滑光彩起来。一件器物实际的完成，不是在工匠的手里，而是在盘者的手上。工匠只是给盘者提供一个不断赋予情感的载体，这个载体只有经过盘，才有“人气”，才有灵性，老器物的包浆没谁是刻意追求的，都是历经岁月慢慢磨出来的。如果，你为了好看有感觉，拼了命地盘，看似效果极佳，包浆迅速，顶得上几十年的汗水，但在行家眼里，却是光亮有余，功夫浅薄。

“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爱，而是缺少一层包浆。”由此看来，世间万物都可以盘。不仅佩戴的玉器，石材的文玩，传世的瓷器，罕见的天珠等，可以盘出温润的包浆，就是人 and 人之间也可以盘。爱收藏的许三和藏友闹了隔阂，许三经常登门，用真诚去慢慢地盘他，盘来盘去，隔阂里面填满了人情包浆，关系比以前还好。

盘这盘那，其实说白了也是盘自己。一个爱盘的人，一定是有故事的人，只有内心经历过点什么，才在孤身一人时，执其器物，轻盘几许。在盘中领悟盘的真谛，盘出人生百态。世事沉浮不定，唯有盘时的那份闲适，沉淀在器物表面上的那份温润静谧，才能让人真正明白自己想要的生话。静静地盘，细细地想，人的一生，都含在这个盘字当中：既要拿得起，也要放得下。

其实，我也是个爱盘的人，只不过别人盘石、瓷、木、铜、牙角等器物，而我盘文字，用人人能认会写的汉字，盘出自己的文章，让一篇篇豆腐块有可读性、可品性。

人生如盘，盘如人生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省临清市人民检察院）

拦住了他。女孩是邻村老丁家的女儿，大专毕业后在家待业，听说村里招工，就想来试试。表弟看过她的简历，认为公司没有适合的岗位，让去别地应聘，可她要去而复返。表弟挠着头觉得不好办，但望着女孩恳求的目光，他想起县城开广告公司的朋友，前几天发朋友圈说缺人手。热心的表弟举起手机与朋友视频通话，出乎意料的是，对方正为找不到人着手着急呢。面对广告公司给出的优厚待遇，女孩开心不已。

与表弟交流，我才知道，前些年他在外打拼，积累了丰富的装修经验，回家注册了公司。这几年随着国家推进乡村振兴建设，公司生意不错，富了不能忘记乡亲们，他找到村干部和相关部门，准备联合几家用人单位搞个招聘会，解决村里部分剩余劳动力问题。镇政府对表弟的建议积极采纳，春节期间通过广播和微信群，发布了招工信息，确保村里首场招聘会如期成功举办。

听着表弟的娓娓讲述，让我对他公司前景充满信心，也对家乡美好明天充满希望。望着眼前刚“起身”的绿色麦田，我已陶醉在浩荡的春风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政法委）

女警如花

□ 季宏林

女警如花  
芬芳了四季  
在如歌的岁月里  
绽放美丽  
在似火的警营中  
收获精彩  
女警艳如桃花  
风雨兼程，播撒春晖  
红遍三月的山山水水  
以一抹浓红的笑靥  
传达醉人的柔情和温馨  
女警洁如莲花  
摇曳在炽热的盛夏  
洁净了一方天地  
怀揣一颗悲悯的心  
救赎世间的沉沦  
女警淡如菊花  
静静地舒展  
吐露一瓣幽香  
回首无悔的人生之旅  
平添一份甜美的回忆  
女警坚如梅花  
在冰天雪地里  
成就自己的隐忍和胸怀  
俏也不争春  
只把春来报

（作者单位：安徽省无为市公安局交警大队）

寻香

□ 黄喜祖

随着一曲春之声的温婉弹奏，原本就是锦绣一方的闽南海山县东山，更呈现出“百叠红紫斗芳菲”的至美景象，令人陶醉。花草树木，犹如赶集般地聚拢而来，把这座素有“蝶岛”美誉的岛屿，打扮得繁花似锦，绿树如荫；仿佛那彩蝶的翅膀，不经意间一抖动，便会撒下四溢的花香与油油的绿意。

“你见过木麻黄开花，但闻到过它的花香吗？”生于此，长于斯的我，对此树司空见惯，却不知其中缘由。遇到一位专事林木种植的长辈，询问这个问题之后，我才想到去“游历”一下木麻黄树林，探询个究竟，亲身求证一下“只见花开，未见花香”的事实真相。

走田野，越阡陌，翻沟坎，踏着松软如酥的沙地，来到老家村后的一片木麻黄树林。远远望去，那整片的木麻黄，每棵树浑身上下尽是赭褐色“着装”，犹如一个个身披铠甲的士兵，尽心尽责地护卫着块块农田、座座村庄。走进树林，只见一株株木麻黄，浑身上下都被挂着一串串花穗；近前细观之，那些花穗儿，一层层地叠加在整个树干之上，从下层枝丫至树冠，一溜儿全都布满。

为了证实木麻黄是否有花香味儿，我特地采摘了几支木麻黄花穗，放到鼻子前，细细地闻，果真闻不到一丝的香味儿来。看来这木麻黄之花，既没有菊花、茉莉花、兰花等草本花卉那样清香怡人，也不曾有玉兰、桂花、梅花等木本花卉那馥郁扑鼻之香气；既没有桃花之灼灼，让人喜爱之妖娆表象，更没有牡丹之雍容华贵，让人倾慕之娇艳花姿。总之，木麻黄的花朵，无论从香味、外形以及颜色，绝对就是那种从不招蜂引蝶的寻常之花。

“同志，你是来参观木麻黄的吧？”一位看护林子的老者，见到有人绕着飘花木麻黄直转悠，上前来热情询问。

知晓我来此目之后，老者哈哈一笑：“你是本地人却是外行人哦。木麻黄啊，只见开花结子，从来就未曾闻到过它飘散出来的花香味儿。因为木麻黄属于种植于盐碱地的树种，花穗含有较高的碱性与酸性成分，因此，花开但不飘香，但它就像咱县委书记谷文昌那样：秉性真切，朴实无华。一心只为老百姓谋幸福，咱东山岛的群众，都怀念着他。”见我还是有些费解，老者接着说道，从前，咱东山岛那是“微风三寸土，大风瓦片飞”。有句农家人常挂在口头上的俗语叫“春夏苦旱灾，秋冬风沙害；一年四季里，季季都有灾”。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，时任县委书记谷文昌，身体力行带领东山岛军民“上战戈头山，下战飞沙滩，绿化全海岛，建设新东山”，奋斗了十几年，终于捆住了肆虐的“沙虎”，才有了现在成片的木麻黄，才有如今的“花木四时秀，庭院满阳春”的富贵日子。

老人深情地抚摸着花穗说，别看木麻黄不华丽不飘香，但在咱老百姓心中，它可比那金子还要珍贵！我不禁感叹，木麻黄是东山上别具一格的景观。

在这满地飘香的季节里，我虽然未闻到木麻黄之花香，但却深深地感受到，在这方热土上，一年四季都充盈着一股浓郁且四溢的馨香——谷文昌精神！

（作者单位：福建省东山县人民检察院）